

库克把未来和遗憾都留给苹果AI

这是蒂姆·库克最后一次以掌舵者身份登台苹果年度全球开发者大会(WWDC)。北京时间6月9日凌晨,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苹果园区,库克如过去数年一般,主持了新一届全球开发者大会。

当然,这是一届并不“庸常”的大会:它被视作库克任期的“收官之作”,也是苹果为AI赌上未来的关键一战——此前低谷多年的苹果AI终于迎来实质性突破,整场大会将核心尽数押注在了AI升级上。

为打造全新的Apple Intelligence,苹果推出了由端侧模型、私有云计算与系统调度器共同组成的全新架构,以重构后的Siri AI为核心,试图补上过去数年智能生态的短板。

库克的收官之作,暂时难以惠及包括中国区在内全球市场范围内的大量用户。



两年AI追赶路

苹果入局生成式AI的步伐与成果都相对滞后,曾经在创始人史蒂夫·乔布斯带领下开创智能手机品类的科技巨头,近两年成了不断调整战略的行业追赶者。

2024年6月11日的WWDC大会上,苹果首次推出Apple Intelligence智能体系,入局AI赛道。彼时,或许出于对技术能力与市场接受度的谨慎,公司选择牵手OpenAI展开合作,借外部技术补齐自身智能生态的短板,试图打破多年来旗下iPhone智能化不足的局面。

但技术立身却将AI“外包”且功能并不足够惊喜,市场对当时的苹果AI并不买账。当日

收盘,苹果股价下跌1.91%。

事后来看,苹果与OpenAI的合作也未达市场预期——功能更新零散、智能化体验有限,始终没能形成成熟完整的AI使用生态。同时受各地合规政策影响,相关功能落地受阻、更新延期,让苹果的初代AI布局陷入停滞,也让其在智能手机AI竞赛中持续处于被动位置。

艾媒咨询CEO张毅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,AI赋能已经成为智能硬件迭代升级的核心刚需,不仅能够提升产品使用效率,更能从效率、知识、情绪等多个维度丰富用户体验,拔高产品的核心价值,是消费电子业务拓展不可或缺的核心能力。

在此背景下,苹果开始调整AI发展战略,转向与谷歌达成深度合作,甚至还在今年5月中旬传出与OpenAI为期两年的合作关系趋

于紧张、甚至因违约对簿公堂流言。

历经两年摸索与迭代,今年在库克收官的WWDC大会上,苹果正式推出全面升级的Apple Intelligence,在模型、云计算、系统等层面,完成了品牌AI布局以来最大幅度的体系革新。

依托与谷歌的深度技术合作,苹果实现了Siri的智能化蜕变,过去局限于简单指令交互的语音助手,升级为具备深度理解、多场景协同能力的全能智能助手。

艾瞰未来CEO辛向军此前告诉北京商报记者,AI发展的核心是深度渗透日常生活、打通软硬件全场景入口,但行业目前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,用户认可度、跨系统的数据打通与适配问题,是当下硬件厂商需要长期攻克的难题。

库克之后 苹果依然被动

WWDC 2026发布会结束后,苹果股价在当日交易中下跌1.89%,报收301.54美元。截至发稿,盘前交易继续下探0.39%,总市值约4.43万亿美元。

显然,库克在台上的最后一舞,并未完全打消市场对苹果AI战略的疑虑,反而让外界看到,即便完成了与谷歌的深度绑定,苹果在AI赛道的被动局面仍未扭转。

掌舵研究院院长何基永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,与谷歌合作补足AI短板,是苹果提升产品生态协同效率与用户体验的积极举措,但市场反应平淡,一是因为这些AI功能多为优化现有服务而非革命性创新,未达

到投资者的更高期待;二是市场对苹果AI战略的落地速度存疑,叠加整体科技板块情绪波动,共同影响了短期股价表现。

他同时提到,股价短期波动并不否定苹果的长期价值,若后续AI功能用户反馈积极,仍有望带动换机潮或服务收入增长。

这种被动,一定程度上也来自国内智能手机厂商在AI领域的快速追赶与落地。2026年以来,华为、小米、OPPO、vivo等头部品牌均已完成系统级AI智能体的部署,主流旗舰机型普遍搭载端侧大模型,支持跨应用任务执行等核心能力。例如,华为依托自研盘古大模型,在旗舰机型上实现了AI写作、修图等实用功能,鸿蒙生态的跨设备协同能力也在AI加持下进一步强化;小米在今年4月开源了旗舰大模型,启动万亿Token计划,未来三年将投入超600亿元押注AI赛道,其手机端智能体已能处理复杂任务链、跨应用执行等进阶操作;荣耀的智能体已覆盖超3000个使用场景,实现购物自动化、个性化记忆等实用体验。

值得注意的是,IDC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数据显示,苹果当季出货量达1310万台,同比增幅高达33.3%,市场份额升至18.9%,位居国内市场第二位,仅次于华为,交出了一份超出行业平均水平的良好开局。但这份亮眼市场表现,并未转化为AI竞争中的主动优势。

相比之下,苹果的AI升级仍停留在“发布即延迟”的阶段。尽管本次WWDC上推出了重构后的Apple Intelligence与Siri AI,但受区域合规要求限制,核心功能在欧盟与中国大陆市场均暂无法上线。

此番发布,并未真正打破苹果在AI领域的被动局面。面对国内厂商成熟的AI生态与快速迭代的产品节奏,苹果的追赶之路仍然漫长。

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王天逸

聚焦 Focus

OpenAI秘密递表 超级IPO“三强争霸”

继SpaceX和Anthropic相继启动IPO进程后,OpenAI也紧随其后递表,一场史无前例的超级IPO角逐赛鸣锣开赛。

当地时间6月8日,OpenAI宣布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(SEC)秘密提交S-1上市招股书草案。该公司在声明中称,鉴于相关信息可能会被媒体提前曝光,因此决定主动对外披露。不过,OpenAI同时强调,目前尚未确定具体的上市时间表。“上市仍需经过一段时间准备。作为一家非上市公司,我们目前在部分业务决策和运营层面仍享有更高的灵活性。”

另有市场消息称,OpenAI正与高盛、摩根士丹利合作筹备上市事宜。若推进顺利,最早可能于今年秋季登陆资本市场。

据了解,秘密提交S-1是当前美国科技公司IPO的常规做法。该流程允许公司在财务信息公开披露前,先与监管机构完成来回沟通,修订招股说明书。对大多数投资者而言,这意味着在正式IPO路演启动前,看不到OpenAI的具体财务数据。

《华尔街日报》指出,OpenAI的早期投资者包括Khosla Ventures、Thrive Capital和微软,此后又引入更多知名机构和企业投资者。一旦上市,这些早期投资者将迎来大规模退出窗口。

就在披露IPO进展的当天,奥特曼与OpenAI首席科学家雅库布·帕乔基还联合发布长文,阐述OpenAI的发展规划。该文章透露,OpenAI正致力于构建自动化AI研究员,预计到2028年3月“可能有相当比例的研究工作将由AI系统与我们的研究人员协同完成”。

同时,上述文章指出,OpenAI正迈入发展的第三阶段,经济形态正式开始围绕AI重塑,核心问题是如何让先进AI变得充足、普惠、安全、实用且便捷,使每个个人和组织都能从中受益。前沿能力只是任务的一部分,更艰巨的工作是将这种能力转化为人们真正可用的工具,并帮助其蓬勃发展。争夺资金

OpenAI递表与其头号竞争对手Anthropic递表仅相差一周。6月2日,Anthropic率先宣布已向SEC秘密递交S-1招股书。Anthropic方面表示,递交保密S-1文件后,待SEC完成审核,公司便可选择上市。Anthropic暂未披露具体募资规模及上市时间,仅表示最终安排将取决于市场环境及其他外部因素。

作为当前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两家基础大模型企业,OpenAI与Anthropic长期处于激烈竞争状态。从模型能力、企业客户、开发者生态到融资规模,双方均在争夺AI产业的主导地位。

在递表前夕,Anthropic宣布完成总额650亿美元的H轮融资,投后估值达9650亿美元,反超OpenAI,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AI创业公司。相比之下,OpenAI方面于今年3月完成约1220亿美元融资后,估值达到8520亿美元。

业绩方面,Anthropic披露数据显示,其在今年的2月年化收入已达140亿美元,并且在过去三年中的每一年,年化收入增长超过10倍。5月,Anthropic披露,其年化收入已超过470亿美元,到6月底有望达到500亿美元。

作为对比,今年3月,OpenAI方面披露,月度营收已达20亿美元,按此年

化计算约为240亿美元。不过,两家公司采用的统计口径并不完全一致,仅具有参考意义。Anthropic将部分通过云服务合作伙伴实现的销售收入纳入统计,而OpenAI并未采用相同口径。

同时,SpaceX正向史上最大规模IPO发起冲击。SpaceX计划于6月12日以135美元/股的价格发行约5.56亿股,募资750亿美元,对应估值约1.765万亿美元。

晨星首席股票分析师迈克尔·菲尔德表示:“这些公司为赢得AI竞赛正在疯狂烧钱,而公开股权是当前成本最低的融资渠道,尤其在利率上升的环境下。”OpenVC创始人兼CEO David Shapiro认为,Anthropic年内升值幅度远超OpenAI,但从二级市场角度看OpenAI并未被抛弃,估值依然“极其成功”;且OpenAI二股价近期还有跳升,投资者似乎在把两者共同定价为大模型竞赛的“双赢者”。

不过,专家普遍认为,率先完成IPO的一方大概率能够截流正在收紧的AI资金池,不过该资金池也可能已被排在最前面的SpaceX分流。分析指出,取决于SpaceX发行的市场反响,Anthropic与OpenAI可能因巨额融资需求争相推进上市进程。

咨询机构Issuer Network创始人Patrick Healy表示:“屋里的氧气就那么多。SpaceX将消耗掉海量资本,第二家上市的公司处境会比第三家更好。”换言之,在全球资本供给有限的背景下,OpenAI和Anthropic谁能拿下美股“基础大模型第一股”的头衔,谁就有机会在全球资本池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。

北京商报记者 赵天舒



9日,巴基斯坦卡拉奇,通勤者在炎热的夏日街头饮用提供的冷水。视觉中国/图

受厄尔尼诺现象、全球气候变暖、季风延迟和降雨减少,以及城市热岛效应等多重因素影响,今年席卷南亚次大陆的极端高温从4月初就已开始,比以往时间更早、范围更广、强度更大。截至5月底,印度拉贾斯坦邦局部最高温度达51摄氏度,据统计,在4月下旬全球最热的100个城市中,印度占95席,热浪覆盖印度中部、北部和西部全域,高温对印度经济的打击已远超自然灾害的范畴。多家国际评估机构预测,极端高温可能导致印度本财年的国内生产总值(GDP)增速降至5.8%至6.7%,若关键农作期降水短缺,通胀率可能攀升至5.5%左右。

5月以来,巴基斯坦多地气温创下同期历史新高。

世界银行发布《气候与发展报告》显示,若无强力举措,预计到2050年,在高温和洪水等因素叠加下,巴基斯坦GDP可能损失18%至20%。当前高温推高了农产品和能源价格,巴基斯坦统计局日前公布数据显示,5月通胀率同比

上涨了11.7%,升至两年来的最高水平。

在孟加拉国,热浪持续推高电力需求,放大供应不足短板。正常天气下,孟加拉国电力需求在1万兆瓦至1.1万兆瓦之间,极端高温期间,这一数字攀升到1.6万兆瓦至1.7万兆瓦,甚至更高。电力缺口催生严重的拉闸限电,对居民生活和农业灌溉造成影响,农民被迫改用成本高昂的柴油泵进行灌溉,生产成本上升。作为孟加拉国经济支柱的成衣制造业也因供电不足遭遇生产中断,部分工厂被迫使用昂贵的备用发电机,削弱了全球竞争力。

在斯里兰卡,高温与干旱严重影响其农业领域。今年一季度,斯里兰卡茶叶总产量降至5960万公斤,其中3月茶叶产量同比下降14.5%。高地茶园和中地茶园受影响最为严重,产量分别下降了17%和22%。茶叶出口是该国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,减产不仅意味着农民收入受损,还直接冲击国家的国际收支。

北京商报综合报道